

(美) 康妮·雷那侯德著

肖芸译

她感受到了，哦，
天哪，她感受到了
干爽的嘴唇暖暖地
挤压过来，流连片
刻，又悄然而去。

未了情缘

BLUE WHALE
蓝鲸鱼丛书



家藏·版
美国最新流行情爱小说

作家出版社



未了情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未了情缘/ (美) 雷那侯德 (Rinehold, C.) 著; 肖芸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10

ISBN 7-5063-1198-4

I. 未… II. ①雷…②肖…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05941 号

未了情缘

作者: (美) 康妮·雷那侯德

译者: 肖芸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刘旭红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0

插页: 2

印数: 001-10100

版次: 199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198-4/I·1186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纤指滑过月光

滑膛枪将夜色激荡

酥胸在月色中绽裂

——以死将险讯传扬

《响马》——阿尔弗雷德·诺伊斯

序 幕

命运之神五姊妹围拢在火边，瞠目于火焰中正在发生的一幕，瞠目于她们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导演这一出尘寰惨剧。克罗苏坐在纺车前，那里还有很多架纺车。她用手把一缕细若游丝的彩色的纤丝捋成一股，引到纺车上。伊丽希亚站在她身旁，阿超波丝则俯在一边，她摆好了大剪刀，准备剪断那一缕丝线。拉恰希丝跪在壁炉前，惊恐得杏眼圆睁。娜米希丝则盯着滑膛枪炸响的一幕，盯着做出这凛然的义举的人，她们都喜爱的那个凡人——贝丝，温柔、羞赧的贝丝，对人类的残忍一无所知……直到现在。

贝丝……被绑在床柱上，站在那里。一支红衣军的滑膛枪还捆在她绽裂的胸膛的下面。她的手指依然弯在扳机上……贝

丝，瘫软在捆绑身体的绳子上，祈祷着她的爱人听到那枪声，收到了警报。随着他的马蹄声渐渐远去，带着他愈来愈远，她闭上了眼睛……贝丝，带着如释重负的笑容，呼出了最后一口气。

贝丝，阿超波丝还没有来得及剪，她的生命线就崩断了。

阿超波丝垂下手，剪刀枉然地在她旁边剪动着。“她的大限还没到呢。”她咕哝着，不能相信。“这姑娘居然抗拒了我们。”

“咱们得看看前面会发生什么事——赶快，趁着还没有更多的人受到伤害。”娜米希丝说，一边在火焰上方舞起双手。

时间的巨轮滚滚向前，到了破晓时分。邓迪聆听着那故事传遍全村，聆听着贝丝如何以自己的死警告他红衣军的圈套。时光滚到金光灿灿的正午，邓迪策马向客栈飞奔而去，剑已出鞘，怒火燃烧成惨烈的嚎叫，好像要持续到永远。

“他不能回到客栈去，绝不能去呀。”生育之神伊丽希亚大声叫到。

她们盯着火焰，盯着这个响马沿着道路飞奔，拳头高举，狂怒的吼声直冲上来，轰然震响，在屋子里来回跌宕。

又有一个身影冲进夜色——是蒂姆高挑瘦削的身形。蒂姆是贝丝父亲开的客栈里的马夫。蒂姆，长着成人的身体，却只有婴儿的心智。蒂姆，他像爱朋友那样爱邓迪，像爱女人那样爱贝丝。

蒂姆，他简单的头脑不懂得把他们俩一起出卖给红衣军的后果。只知道邓迪想要把贝丝从他身边抢走，带到一个地方，他没法再看见她，抚摸她的手，领受她的笑颜，在她拂过身边时饮到她玫瑰的芬芳。

可是现在贝丝走了，蒂姆冲进火力线去救余下的那个人，

那个曾经以仁爱和友情对待他的人。

又是一阵滑膛枪炸响，火力从贝丝房间的窗口射出来。几发滑膛枪的子弹击中了蒂姆，他倒在了邓迪的马要经过的路上。邓迪看到那个可怜的白痴躺倒在灰尘和血泊里，勒住了马缰。他的马前腿高高扬起。又是一阵枪响，更多的子弹打中了马鞍上的邓迪。

他倒在路旁，在不久前他为贝丝种下的那丛玫瑰旁边，把手伸向一朵即将在枝头枯萎的花朵，可是他够不到。

阿超波丝走上前把剪刀架到纺车的线上。

“别剪，他的大限也还没到呢。”娜米希丝把手放在妹妹的手臂上，拦住了她，不让她把那人的生命线剪断。他的血浇灌着道旁那丛玫瑰的根。“不管他的大限到不到，他就要死了。”阿超波丝甩手说道，“咱们得控制局面。”

“我要找到你，贝丝，”邓迪哽咽了，“我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直到找到你……我发誓……”

“不要，”克罗苏哀叹着，看着手中的线愈来愈细，只有一小股还留在手上。那是一缕细细的精魂，拒绝放松对生命的紧握。“他现在就在抗拒我们。”她指着火焰中邓迪的身影，走向下弦月勾绘出的河流，乌黑的河水咆哮着，它的泡沫似乎要泛滥出来，把地面上稍不留意的东西一拔而起。

在对岸，光点闪烁，愈来愈亮。

“是她……贝丝。”伊丽希亚沙哑地说，指着站在河对面的女人。她的一头黑发迎风招展，双手伸向她深爱的人。她爱他胜于自己的生命。“她在等他……”

一个裹在斗篷和帽兜里的身影站在岸边，伸出一只手向排成一队的生灵收取硬币，那些生灵正等待着踏上一只在水上摇摇摆摆的船。

邓迪从舌下取出一枚硬币，交给那个摆渡人。

克罗苏看到一股雾气从邓迪的身体中腾起，她屏住呼吸，那是个闪闪发光的影子，与他的身形一模一样，从他身体中分离出来，飘然向上，与云朵盘桓在一起，远离它尘寰的载体。

精灵随着午夜的微风掠去，几姊妹无不瞠目结舌。

摆渡人摇摇头，不让邓迪上船。

阿超波丝抽身退后，离开火焰中发生的一幕。“卡伦怎么能拒绝一个灵魂呢？”

“你听到他说了‘我不上天堂，也不下地狱。’”幸运之神拉恰希丝说，“邓迪的灵魂散失在风中了，要经过重新考验他才能再被超度。”

“人类多么愚蠢，以为他们可以自己主宰天定的命运。”阿超波丝嗤之以鼻。

“愚蠢？”阿超波丝说，“他欺骗了死神。”

“他选择了自己的命运。”娜米希丝说，“可是现在他得自食其果了。”

“他真是漂亮、神奇的孩子。”伊丽希亚朝纺车点着头，“克罗苏给他纺的生命线无论是强度还是质地同样的神奇。”

克罗苏低头望着那根纤细的丝线依附在一缕更粗也更坚韧的线旁边。那缕线透明的芯用几股结实的细丝掺和而成，蓝黑色的是邓迪的头发，月光一样的银色正对应他的双眸，酒红和姜黄色是他最喜欢的衣服的颜色。

“可是他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伊丽希亚一边说，一边指着空旷的岸边邓迪站立在黑暗中的身影。他正向遥远的对岸痴痴等待的女子伸出手去。贝丝，同样伸出手臂，身体也竭力向前倾着，仿佛那样可以在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之上连起一架桥梁。云在月的两边分散开来，一串光环泻在漆黑如墨的河水之

上，在这对男女之间把他们连接起来，把他们的命运紧束在一起。

“看他变成什么样子了，”阿超波丝斜睨着眼睛，“而且别忘了，就是因为他，贝丝的线才断得太早了。”

“嘘，阿超波丝，”拉恰希丝说，“现在他是真正在我们手中了，因为他的灵魂在太空游荡时，别人谁也不会收留他。”

克罗苏伸手拿过贝丝的生命线崩断的线头，把它们和邓迪的排在一起。“要是我用心去做的话，我也许可以把他们的线选出来，继续织下去。不过那要花上很长时间，也要付出我所有的技法。”她转向报应之神娜米希丝，她责罚违反自然法则的人，对与世界和谐相处的人则赐予保护。“你看怎么样，姐姐？”

娜米希丝审视着那一对男女的生命线，把它们掉转过来，用手指捻在一起。“我们别无选择。贝丝会永远在对岸等待，没有希望获得片刻的安宁，除非我们让他在另外一个时间，在另外一个地方转世。”她冷冷地笑了笑，“不过不要着急，克罗苏，不要急于把两股线重新纺在一起，把邓迪的线纺成中间色，直到它能够再和贝丝的线织到一起。”

伊丽希亚望着火焰说：“可惜，他不能像贝丝那样重新开始生活。”

“那不可能，”娜米希丝说，“相反，邓迪只能等待，如同贝丝等待他一样，夜复一夜。而且他会被困在他的越轨行为造成的苑囿里，骑马跑过同一条道路，夜复一夜，年复一年，等待他的灵魂返回他的肉体……等待贝丝的复活。”

“毫无意义的时光，毫无生机的存在，是对他鲁莽行为的公正惩罚。”阿超波丝说。

拉恰希丝跪在壁炉前，把手伸进火焰，像要去抚摸那男子

英俊的脸。“愿他找到失去的一切，终有一天……在某个地方……”

第一部

复
生

她在背后绞动双手

然而所有的绳扣都纠结不休

《响马》——阿尔弗雷德·诺伊斯

1

怀阿明州——一八八七年

只有这么一点点财产来开始新的生活，贝蒂娜默默地想，一边把惟一的一只打好的行囊塞到床下，然后向窗外的无边夜色望去。她的家周围群山环绕，保护它不受外界的侵扰，却也使它与世隔绝。她从没有见过支尼山和拉郎米山以外的世界，只是听那些她父亲的山庄旅馆的常客们说起，那个世界有很多人，很多地方，被大片大片的土地和江海分隔开来。

要独自穿过如此广袤的疆域，一无指引，只有依靠从书里，还有晚间炉火边的闲谈中积累下来的知识。

“你不能自己到外国去。”她父亲说。

“不，我可以，”贝蒂娜回答，“我早就过了我的法定年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要是你愿意那样，就等你结了婚，让蒂姆带你去周游世界。”她父亲点着头，好像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会在伦敦找个律师，替你把那份产业卖掉。”

这当然已经很明确了，可是当她得到通知，说她从一门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个地处英格兰的车马客栈时，她并没有感到十分明了。很明显这个客栈一百多年前就被荒置了，可是产权还是在韦尔斯家代代相传下来。

她的想象马上充满了黑暗的沼泽，和峭壁从泡沫汹涌的海面耸立而起的景象。她的家人和朋友都不明白她为什么想去。他们不相信她仅仅跟着像她爷爷一样的退休领班菲尼斯，靠他陪伴和保护，就能完成这一旅程。

她的家人和朋友不相信除了过好已经为她安排停当的生活以外，她还能做什么别的事情。

她真的不该怪他们。从她出生的那天起她就被说成“迟钝”或者“痴呆”。好心肠的人们说她能洞察阴阳。她怀疑自己的父母也曾经在望着婴儿时期的女儿远比常人更安静、更恍惚时，害怕那些描述一语中的。然而，她渐渐走过了孩提时代，坐起身，学步和呀呀学语都在正常的时候。直到今天，他们还津津乐道于她如何轻而易举地学会了读书和写字——领悟力惊人，他们说——似乎每当她把迷离的眼光投向他们，或者当她因为夜夜重现的一个梦境在床上辗转反侧时，他们总需要提醒自己她很聪明。

那个梦的初次来临伴随着她的月经初潮——一个幽灵骑士沿着一条陌生的道路向她飞马急驰而来，月光在他身后飘成一根闪耀的丝线，把他拴在地上，拴在她够不到的地方。

她没有告诉家人她梦到了什么，她没有说这个梦既让她害怕，又让她兴奋；也没有说她醒来时满脸怅然的泪水。因为她

竭力想看清他的脸，想抚摸他，却做不到。他们不会理解她梦中的地方让她感到熟悉，虽然它跟怀阿明白雪覆盖的嶙峋群山和突兀的景致没有任何相象之处。他们不会理解那梦境让她感到比所处的世界更加真实。以前他们也从来没有理解过她。

只有菲尼斯理解她。他会花上几小时，编一些关于遥远的地方，遥远的人们故事给她听。还有的时候，他和她一起长长地静默，不时地点头，好像他们在谈话似的。他说她不过是心不在焉罢了。

她喜欢这种对她时常魂不守舍的解释。因为她看到的世界经常是模糊不清，好像隔着凸凹不平的玻璃似的。而且虽然她一直知道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她总是觉得有一部分思绪脱离了出去……观望，等待，寻找……

她真希望自己能知道那究竟是什么。

贝蒂娜叹了口气，从窗前转过身。把从父亲桌上拿来的那包文件平放在床上她的手包边。她一度对他感到怒不可遏，他以为他可以替她保存这些文件，可以控制她继承的财产，而且她会理所当然地愿意他这么做。

她继承的财产给她带来了强烈的自由感和跨越别人为她安排妥帖的狭小世界的躁动。她不愿意被父亲牵着手臂走过教堂的走道，再交给蒂姆照管。

蒂姆是新近任命的山庄旅馆领班，也是她父亲存款的银行所有人的儿子。他沉默又坚强。沉默得足以和贝蒂娜的沉静相容，坚强得足以照顾和保护总有一天她要继承的小小王国。

她爱蒂姆——因为他们共同度过的童年时光，因为他在别人不把她当做一位可爱的女子时，总是挺身而出提出挑战，因为他坚持要她父亲只把财产留给她，而不按照惯例附加由未来女婿掌管的条款。最主要的，她爱他是因为他表示，如果她一

定要到英国去，那么她会得到他的鼓励。因为所有这些，她愿他有个好妻子，愿他幸福。

但是，她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自己就是那个女人，最有能力给他生活中他应得的一切。她也没有把握自己想做那个对蒂姆合适的女人。

她知道不想让蒂姆把世界展现在她眼前。

她想自己去发现它。

因为这一点她需要钱、勇气和头脑来开始通向英格兰的道路。

有人敲门，她的心蹦到了嗓子眼，还没有等到她允许，门已经开了。

母亲走了进来，在身后无声地把门关上。亲爱的妈妈，她推崇贝蒂娜的隐私权，却不给她时间来付诸实现。可是要是她女儿真的指出了艾塔·韦尔斯的这一疏忽的话，她一定会吓坏的。不过贝蒂娜可没有吓唬人的习惯，即便在这么细小的方面她也不愿意。

“我建议你趁你父亲还没发现它们已经从他桌上失踪时，把它们藏好。”艾塔说，朝那包文件点着头。“我一直觉得在衬裙里面缝一个口袋是个藏东西的极好地方。”

贝蒂娜只能瞠目结舌。她的母亲，艾塔·韦尔斯，这位优雅迷人的杰卡布听话的妻子，欧洲和东方有钱人——有时候甚至是王室成员的女主人——在衬裙里面藏东西？“为什么？”贝蒂娜问道。

“这些年有几次我藏住了一两个秘密。”艾塔微笑着，一边从她晨衣的口袋里变出几块薄布，还有针线。妈妈在她所有的东西上都缝上口袋，而且它们时常都是满满的。“一个女人需要她自己藏东西的地方，藏起她生活中隐秘的细枝末节。”她

一边说，一边坐到椅子上，在针上穿好线。“脱下衬裙，把打好包的那件也拿给我。我们没有很多时间给你的旅行做准备。”

慌乱浓重地袭上来，哽在喉咙里，贝蒂娜本能地摸索着腰间的带子，从衬裙中跨出来。妈妈知道了。可是她是怎么知道的呢？以前她可从没有违抗过父母的意愿。“我能去旅行吗？”她小心翼翼地问。

艾塔拿过衬裙，把里面翻出来，开始用又细又匀的针脚把锁好边的布片缝到上面。“我建议你父亲和最近来我们这里的客人去打猎，在他们离开之后的第一个清晨你就动身。不靠狗、号手和敲打灌木丛的人来搜寻猎物，他们可激动了。在一年里的这个时节，他们得走很远才能找到猎物。他们正计划离开两个星期呢。”她摇摇头，“我还是不能习惯接受这个观念，就是人们要花这么多钱才能住在山庄旅馆，打那些他们不想吃的猎物，睡在篝火边。他们管这叫作‘体尝原始生活的意味’。要是他们真想原始一下，就该驾一辆爬犁，花上整个冬天在大山里跑，只带一桶变质的水，只有一把草来擦他们白得像花瓣一样的……算了，没关系。请你把另一件衬裙给我。我希望你够聪明，除了布的以外，还带上了一条羊毛的。昨天到的那位男爵告诉我，英格兰可能很潮而且冷，特别是在北部。”

贝蒂娜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在母亲开始喋喋不休时神游天外。她盯着艾塔，惊恐化作了兴奋的跃动。妈妈的确知道她的打算，她还往她的衬裙上缝口袋——给她悄悄隐藏起自己秘密的地方。

可是贝蒂娜还是感到不安。在她二十一年的生活里，她想不起哪一天妈妈违抗过爸爸，她也想不起哪一天父母没有在身边。他们爱她，给她她可能需要的，或者希望得到的一切。给她讲外面世界的危险，一心一意地保护她不受伤害。

她受到的庇护太多，甚至不能完全相信在切伊纳山边确实存在着危险，还有山里下来的猛兽。这些都没有让她害怕。城里的闲杂人等按照她父亲的要求对她以礼相待，她只见过一次山狮，她更多地觉得有趣，而不是感到威胁。她盯着那头猛兽，审视它带纹的牙齿和生疥的皮毛，一丝一毫都看得仔仔细细。那头狮子早就对她失去了兴趣，走开了，很久之后她还没有对它失去兴趣。

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知道如果她说出去，父亲会坚持把一个手下人派去保护她，哪怕她只是去她必须去的地方。

“我不能整个晚上呆在这里，贝蒂娜。”艾塔说，“而且在动身前你也得休息一下。”她叠起缝好的衣服，扬起眉毛望着贝蒂娜。“别说你已经改变主意了，我可不同意。”

“你想让我走吗，妈妈？”

“不，我想让你留在身边，可以保护你，爱你，还有——”艾塔又一次坚定地摇摇头，好像要赶走伤感。“你得开始自己的生活，按自己的方式来编织它，不管你父亲和我喜不喜欢。”艾塔叹了口气，伸手到床下拉出了贝蒂娜的行囊。“你已经不是我们的小女儿了。我们不能继续那样对待你。”一边说，她一边找到了贝蒂娜的衬裙，于是又开始在上面缝口袋。“说句实话，我准备把丈夫完全留给自己。你知道，我们开始创业的时候有强烈的激情和宏大的梦想。激情创造了你，多年的劳苦工作给了我们山庄旅馆这个梦想。我想拥有和你父亲一起享受它的自由。”她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椅子上。“为了你和他吵架，我已经累了。我实在想能时时引起他的注意。”她睁开眼，遇到了贝蒂娜的眼光，“我很想让你学会独立，这样你我都可以享受我们的成年时光。”